

红色印迹

报告文学

深山邮路

邹海斌

一条深山邮路，两代人的接力……在宜丰县双峰林场，乡村邮递员吴文清沿着父亲的足迹，29年行走在深山的邮路上。

——题记

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海峰

走进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我的心中满怀崇敬。这里是孙中山的妻子，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被周恩来总理赞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先生的故居。

故居中，一幅油画吸引了我的目光，画面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书房会见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宋庆龄曾回忆这段往事：“我们总是欢迎他(李大钊)到我们家来。在交往中，我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是为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顶富、安乐的、让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顶幸福的人’。”

故居里展示的一封封珍贵的信函、一幅幅历史图片，像一条时光隧道，带我走进宋庆龄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同心奋斗，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岁月。

廖承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宋庆龄积极协助孙中山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为‘三大政策’的确立实施，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100多年前，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路政治力量相比，中国共产党看上去是那样势单力孤。但宋庆龄凭着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认知和坚定信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着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能比拟的依凭，那就是手中的真理、心中的信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带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宋庆龄选择共产党的初衷。

中国共产党在风云际会中始终顶天立地！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在实践中艰苦探索革命道路。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也毅然与国民党右派集团决裂，开始了他们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的努力。

铺开时光长卷。在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以宋庆龄领衔，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共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掷地有声：“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三民主义而奋斗到底……”

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穿越时光依然温热。1931年12月，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宋庆龄在宣言中痛斥国民党早已不是革命力量，明确表示中国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标志着她的思想已从民主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从此，宋庆龄坚决地同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以所行所践，践行着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庄严选择。

一页页发黄的史料、一张张珍贵的图片还将宋庆龄坚持抗日爱国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以多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搭桥铺路的一幕幕呈现在参观者眼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奉行对日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宋庆龄积极向共产党传递国民党的谈判意向，为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药品及其他急需物资……毛泽东后来写信对她说：“你对我们的帮助，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

二楼陈列的信件、历史图片，见证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积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不懈奋斗的风雨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大量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她用自己的坚毅勇敢和智慧激情，迎接新中国的黎明。

缓缓移步，眼前是一封李宗仁致宋庆龄的信件。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次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给宋庆龄写下了这封信，敦请她“出为领导，共策进行”。对于李宗仁的邀请，宋庆龄未予理会。她依旧激动地等待着革命的最终胜利。1949年6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派邓颖超携两人亲笔信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宋庆龄欣然接受了邀请。

仰望宋庆龄从上海出发北上的历史图片，我仿佛听到了1949年9月30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吐露的肺腑之言：“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宋庆龄开启了“为新中国奋斗”的辉煌征程。

岁月是一条绵长的河，流水潺潺，暖流汨汨。而那一件件被岁月磨去光泽的文物，那一幅幅被时光褪去颜色的照片，却穿越时空，无声地诉说着宋庆龄，最终选择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她的信仰依归，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闪光足迹。

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在宋庆龄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的场景：“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期以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岁月流金，信仰永矗。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曾三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其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宋庆龄留在党外有利于工作而暂时没批准。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在病重之际，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讲解员深情讲述，在生命最后一刻，当宋庆龄得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接收她为正式党员的决议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走出宋庆龄故居时已是万家灯火，似乎瞬间穿越了百年时光隧道。回望与瞻望之间，我由衷感慨：“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说明她深刻领悟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真谛。”



第 2200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2020年3月，宜丰县邮政分公司陆续收到多封寄自双峰林场的感谢信。

“疫情肆虐，我们都出不了门，多亏了吴文清……”“请领导一定要好好表扬这样的好同志……”这些感谢信是纯朴的山里人对双峰邮政所邮递员吴文清的真挚谢意。

“吴文清，双峰？”宜春市邮政分公司运营部经理邓群辉看到宜丰分公司转来的感谢信，想起一个人——

30多年前，双峰邮政所出了个全国邮政系统的先进典型——邮递员吴能丰。如今，山区群众交口称赞的这位邮递员，也姓吴，双峰人，会不会与吴能丰有关系？

这年夏天，在宜丰县双峰林场，邓群辉见到了吴文清：高高的个子，憨厚的举止，一打听，果然是吴能丰的儿子。

让邓群辉惊讶的是，眼前的吴文清，已在双峰的深山邮路上走了28年。

遗憾的是，吴能丰早些年已离世。吴能丰1968年就在双峰邮政所工作，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铁脚板”，30多年行走在大山里，为山区百姓投递报刊信件。

乡村邮递员的工作是清苦的，也是孤独的。吴文清“子承父业”，多少有一些无奈。

1993年3月，双峰邮政所一名邮递员突发脑溢血去世。“我父亲需要一个帮手，又找不到人，就让我来做临时工。”那时，吴文清18岁。

背起十几斤重的邮包，翻山越岭，渴了喝山泉水，累了靠在石头上小憩……吴文清跟着父亲，踏着山路，去给乡亲们送邮件，脚起泡了，长茧子了。

“这份工作太苦了，而且工资低，娶妻生子、养家糊口都很成问题。”吴文清几次想辞职。

“去开货车或者做竹子生意，收入都会比当邮递员强。”吴文清当时似乎打定了主意。父亲劝了他几次，县邮政分公司领导也找他谈心。最终，他还是不忍心让父亲独自受这份苦，留了下来。大山里的邮路，总得有人走；乡亲们的邮件，总得有人送！

2000年，吴能丰因病提前办理退休，告别了坚守32年的邮递员岗位，把自己的邮包交给了儿子。寡言的父亲没有一句叮嘱，吴文清却感觉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从此，吴文清独自挑起了双峰邮政所收发报刊、投递邮件的重担，一年又一年，不曾停下脚步。

“谢谢”“你真好”“你真像你父亲”……每次在邮路上听到这样的问候，吴文清似乎明白了父亲的坚持，明白了父亲代自己做的选择。

这是大山里一处很小的邮政所，只有吴文清一名邮递员。

初冬的双峰，邮递业务多了起来。这天傍晚，从县城来的班车抵达双峰。车门打开，吴文清上了车，取到报刊邮件后，又搬下一个大编织袋。大编织袋里装着各种包裹，吴文清把它扛进所里，放在地上，蹲下身子分拣。蹲得久了，脚麻了，起身时，他只能用一只手撑着地面，缓缓地站起来。

双峰学校张婷老师前来邮政所取快递，是一箱脐橙。签单后，张婷试着问道：“能帮我送一下吗？”“好的，等下我来送。”吴文清答道。

生活悟语

我是一个经常在找东西的人，或是一枚硬币、一只手套，或是一串钥匙、一张证书，我总是记不起上一次把它们摆放在哪里，如今它们又应该在哪里。每当需要它们的时候，我才茫然地开始回忆，随即毫无头绪地翻找。有时我能在一通忙乱之后，如愿以偿地找到那件物品。但大多数时候，无论我怎么焦急也无法顺利寻获。明明知道它和我就在同一个空间，却不知怎么就是没法再度相遇，只好悻然放弃。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往往它又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再次出现。这时我总会目瞪口呆，想不通为什么它会被放置在那里。更令人疑惑的是，上次专门寻找它的时候明明已经极其仔细，却为何偏偏没有梳理过这个区域？

连日的酷暑中断在这个周日的小雨中，久违的凉爽很容易让人生发出外走走的想法。孩子提议去动物园，于是在她的催促中我们准备起要带的东西。外套、雨伞、零食、水壶……几个大包被塞得鼓鼓囊囊，几乎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了进去。正要准备出门，忽然想起还没带上旅游卡。一直记得这张卡片还未开通使用过，就放在客厅鞋柜的上边，所以

这时，双峰学校的刘莹老师拿来一袋冬笋，要寄给在广州的父母。吴文清找来一个编织袋换装：“冬笋装在塑料袋里，很容易坏。”

忙完手中的活，吴文清把一箱脐橙扛在肩上，帮张婷送到了双峰学校。回到邮政所，他又走进报刊分拣室，双手麻利地分拣各类报刊，口中念念有词。因为怕记混，他养成了边拣边念的习惯，时刻提醒自己别出错。

晚饭后，他要去双峰林场、学校、居委会、医院送报刊，19:30才能回家吃晚饭。第二天，他要去各村送报刊、包裹，那是真正的深山邮路。

双峰的邮路，有多远？吴文清承担了双峰13个村和邻乡1个偏远村的邮件投递工作，邮路长127公里。因为缺人手，吴文清只能隔日走一条线路，每周分三次走完全程。粗略计算，吴文清29年走过的邮路达49.5万公里，可绕地球12圈多。

双峰的邮路，有多难？长年累月奔走在深山邮路上，吴文清的伴只有邮车和山风。“最难的是冰雪天，别说骑摩托车，走路都会摔跤。”大雪封山的时候，吴文清走邮路要带着砍刀，一路砍掉倒在路上的毛竹，才能过得去。

有一年冰雪灾害，吴文清去严湖村送报刊，走了10里山路，花了近两个小时。“走得脚都肿了，第二天早上上厕所，蹲不下去。”吴文清说，“我特别佩服我父亲，他是真正的‘铁脚板’。”

有一次道路被淹，摩托车过不去。吴文清只好扛着邮包，赤脚踏过20多米宽的河，请对面的朋友骑摩托车来接，带他一起去送报刊、包裹，送完后又把他送回到河边。

深山邮路，意外无时不在。吴文清骑摩托车多次摔跤，屡屡受伤。可邮路不能停，他只能吃“大药丸”，让自己尽快恢复。“一天两粒，真是太难吃了。”吴文清直摇头。

翻山越岭送邮件，吴文清患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有风湿，经常疼得受不了。妻子张龙英心疼丈夫，向来一个土方子，用烧酒炒谷子，敷在丈夫的腰上缓解疼痛。

双峰是山区，地广人稀，包裹投递难度很大。“因为投递成本太高，民营的快递公司都不愿做，只有我们邮政坚守，乡亲们也需要邮政。”吴文清说。

29年漫漫邮路，吴文清走坏了不知道多少双鞋，骑坏了一辆又一辆自行车，先后报废了5辆摩托车。他在大山里投递了无数的报刊包裹，从来没有出过错，没有遗失过一份邮件。

在孤独的邮路上，每当看到乡亲们热情的笑脸，吴文清都感到幸福。

庚子年的新冠疫情，让双峰山区神经紧绷，道路封了，村子封了。吴文清的邮车都没停，哪怕再危险，也不能断了连着山里山外的邮路。

“文清，我们好多天没出去了，可以帮忙捎带一些大米进来吗？”“我家的盐和酱油快用完了，请帮忙带些进来……”不能出门，生活物资怎么办？村民们想到了吴文清。

吴文清向双峰林场领导报告。场领导非常感动，叮嘱他注意安全。“疫情这么危险，别人都不敢出门，你冒着风险去投递报刊包裹，还要帮人家采购、捎带生活物资。”妻子不理解。

吴文清不仅没赚大家一分钱，还常常把零头抹掉。长年累月，往里面贴了不少钱呢。”69岁的郑东生说。

“文清一天到晚在忙大家的事，家里的事却顾不上。20多年，我理解他，可有

张龙英担心丈夫的安全，埋怨他“拿命在跑邮路”。埋怨归埋怨，丈夫每次出门送邮件时，她总是细心地帮他准备好口罩，嘱咐他早点回家。

“那段宅家抗疫的日子，我的电话特别忙。”先是几户人家请他代为买米买油，后来请他帮忙的人越来越多，几块豆腐、几斤猪肉、几袋木炭……他帮忙代购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年复一年奔忙在深山邮路上，吴文清投递的邮件在不断变化，也注意到了时代带给山乡的变迁。

在大山深处，青壮年大多出去了，留守的只有老人了。重重大山的阻隔，老人们出门不好，于是连接大山山外的吴文清就不只是他们的信使，更是他们与山外联系的纽带。

“老人们需要买点什么就会给我打电话，油、菜、肉、豆腐、洗衣粉、菜种子等等，我买好了就顺道给他们送过去。”吴文清说，“父亲从前也是这样做的，挑二三十斤重的报刊邮件走几十里的山路，还经常帮乡亲们带些盐、面条，帮读书的孩子捎腌菜、挑被子、送行李……”

“在送报刊的路上，遇到老人插豆角杆，公公都会过去帮一把；有时还会帮村民挑大粪……”在张龙英印象中，公公吴能丰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文清和他爸爸一样，心地好，吃得苦，爱帮忙。”说这话的时候，这位中年女子的眼睛里满是深情。

说话间，吴文清接到一个电话，小槽村张月娥说家里养的鸡快断粮了，请他帮忙买几斤食料。他赶紧给加工厂打电话，约好去买食料；这时，一位老人送来了20个鸡蛋，请吴文清捎给他的女儿。老人的女儿住在龙袍村上槽组……在双峰，吴文清哪天要走哪条邮路，乡亲们都很清楚。

要送的报刊，包裹装好车后，吴文清开着邮车，前往集镇的超市。他随身带着一本本子，里面详细记录着乡亲们“预订”的物资。他在超市一一采购好，贴好标价，送到村里，乡亲们再付钱给他。

翻过一道道山梁，绕过一道道弯，吴文清开着邮车来到了李家村。停好邮车，送好报刊，他便一手夹着3板豆腐，一手提着1副大肠，走进了残疾人杨视生家。

杨视生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吴文清每次去李家村，都会帮他带一些东西，4天前就给他送去了4袋木炭。

吴文清显然是杨视生家的常客。杨视生拄着拐杖，坐在竹椅上，热情地和吴文清说着话。吴文清走进厨房，找来砧板和菜刀，把豆腐铺在砧板上，用菜刀切好，放进脸盆里。杨视生付过钱，连声道谢。

山里的老人多，需求也多。吴文清每天要接100多个电话，不单是要帮忙买东西，还要帮忙卖东西。“有的要买兔子，有的要卖兔子，有一个残疾人要买小鸭子养，明天要我带几只小鸭子过去。”

吴文清开着邮车继续往前走。来到严湖村，村里人一到吴文清的邮车进村，马上围上来。一位村民取到自己预订的一块猪肉，超市的标价是25.78元。吴文清说：“你拿25块5就行了，不好找零钱。”

“乡亲们请吴文清帮忙带东西，吴文清不仅没赚大家一分钱，还常常把零头抹掉。长年累月，往里面贴了不少钱呢。”69岁的郑东生说。

“文清一天到晚在忙大家的事，家里的事却顾不上。20多年，我理解他，可有

时候也免不了吵架。”几年前，张龙英在县城的制衣厂打工，晚上6:30才能回到家，两岁的小儿子在上幼儿园。放学后，迟迟不见吴文清来接，老师只好把孩子放在邮政所门口，由隔壁邻居照看。

原来，当天傍晚，附近村庄的一个小孩被毒蛇咬了，吴文清赶紧把孩子送去万载抢救，来不及去幼儿园接孩子。次日凌晨2:00，他从万载回到了双峰，倒头就睡。

张龙英气不打一处来，跟丈夫吵了一架。“吵归吵，我还是理解他，没有什么比救命更重要。”

“山里人纯朴，你帮他们做了一点好事，他们会记得你、敬重你。这些年，文清在这条邮路上结了好多‘亲’，乡亲们杀年猪，都会打电话请他去吃杀猪饭，还老是自己种的菜送给我们……”在张龙英心里，丈夫是她的骄傲。

笔记本、一张老照片，或是几颗巧克力，或许正因为它们成了阿莉埃蒂们的珍藏，带给他们温暖、甜蜜和我们的回忆。其实它们在地理距离上并没有远离我们，但已经依附了新的主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如此推演下去，有时我们找不到某件物品，可能并不是由于未尽全力，说不定这件物品正躲藏在被我们忽视的角落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着急。

但这毕竟是一个童话故事。生活中像我这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找东西上的人，可以肯定有着粗心大意、不能合理有序安排自己生活的毛病。我深以为苦，但总没有决心一改从来的散漫习性，变作一个井井有条的“五好青年”。所以我只好接受和我所拥有的东西若即若离的现实，这一秒钟我们还相偎相依，彼此早就磨合得天衣无缝，仿佛片刻不能分离；下一秒它却忽然不知去向，音讯全无，任凭你如何懊恼也无济于事。虽说很快会不得不拥有一个替代品，但骤然失去的苦闷还是偶尔会浮上心头。发愿要找回，可又往往沮丧于自己的无能为力。

房间何其小，但要寻找一件物品的时候简直广袤无垠，处处都有可能，处处都无踪影。人海何其大，当要从中学觅知己、朋友、爱人时更是让人目眩神迷。一个眼神是线索，一句低语是默契。而所做的判断，不论对或错往往都能影响人的一生。故而无须忧虑，且行且寻找吧。



张小圈

找

漫不经心地随手一摸——坏了，记忆中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张卡片！

原本兴兴头头的一家人顿时静默了，不知所措地互相看了看，随即迟疑着卸下了各自肩头的背包，开始满屋子翻找起来。常放卡片的抽屉、茶几、书桌被一一找过，最近换洗衣服的口袋被一一掏过，沙发缝隙被一道道摸过，甚至连毛绒玩具背部的拉链都被拉开查看，还是没有。每个人都在追忆着最后一次看到这张卡片的情景：“我明明看到……”“应该就放在……”但循着任何一条思路寻找下去，结果都无外一声失望的低叹。我颓然跌坐在满地狼藉里，为了让原计划继续，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橱柜，希冀着下一秒我要找的东西就能周身闪着光芒地出现在我面前。

忽然想到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阿莉埃蒂身长不过10厘米，她和父母住在郊外一所老房子的地板下，靠向人类“借”东西维持生活。他们小心翼翼地只在夜里出没，利用绳索在家具间穿行，唯恐被人类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需要的其实微乎其微：肥皂、方糖、饼干、大头针，一套儿童厨房玩具，就能让阿莉埃蒂的妈妈狂喜不已，甚至因此不幸被捕获。

也许我们的住所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人家族，他们敏感又机灵，也有和人类相同的情感，以及对物质的喜爱与追寻。这样想来，我们时常不见了一支笔、一本